

目 录

- 我在滑县革命斗争片断……………曹 英 (1)
- 坚持七年地下斗争的女英雄——李秀真
……………李如杰 魏孟宪 江献成 (6)
- 邢宣理狱中斗魔历险记……………王兰勤 (20)
- 滑县红枪会兴灭经过……………常利增整理 (33)
- 贾潜诗九首……………常森任 (52)
- 夜涛声……………连宗唐原著 郑克家整理 (58)
- 悼念烈士诗两首……………常森任辑注 (62)
- 暴质夫事迹见闻录……………李骏轻遗稿
常利增整理 (66)
- 牛屯轶闻 (两则)……………杨天恩 (70)
- 刘汉生和王幼平谈陈曙辉……………郑克家整理 (76)
- 画家张景豪……………郑克家 (78)
- 滑、浚县著匪扈全禄的罪行……………
- 李骏轻刘荣华遗稿、常利增整理… (82)

土匪李小孩……	刘德功遗稿、常利增整理(87)
土匪郭丙午……	孙省遗稿、常利增整理(90)
基督教在滑县的传播及发展……	裴东旭(94)
滑县学校概况的回忆……	
……	李骏轻遗稿、郑克家整理(98)
滑县土地制度的沿革……	韩同选(105)
滑县粮食管理机构沿革……	
……	杜金江、杜强(109)
滑县1937年洪水灾害……	崔孔熙(123)
豫北第一家公营商业——德丰商店……	
……	郭用西 秦深义(128)
滑县当铺情况略述……	
……	张德仲遗稿、常利增整理(136)
旧社会道口嫁妆铺的情况见闻录……	
……	彭子舒遗稿、常利增整理(139)
道口烧鸡在台湾……	裴东旭(143)

我在滑县革命斗争片断

曹 英

滑县是我的故乡。在1929年至1939年间，滑县的革命斗争曾经历过艰难困苦的发展过程。我每当回想起这一段历史，总是禁不住感情激荡，心潮澎湃。我难以忘怀这十年的战斗历程。

转入地下

一九二九年，我在滑县伪县立第十七完全小学读书。学校设在桑村集西边的兴隆寺内，距滑县城七十五里，同东明县隔黄河相邻，离濮阳城也有七十多里。在这样一个“三不管”地区，地方政治势力相当复杂，阶级矛盾异常尖锐。为了开展革命斗争，共产党员、学校校长杨庆然、贾怀堂和方老师组成了党支部，进行地下活动，宣传、发动、组织农民和学生，进行斗争。根据当时的形势，支部决定举行“秋收起义”，积极分子每人发两颗手榴弹，准备以武力保护群众抢收地主的庄稼。并且决定利用农

历十月初八南齐邱大会的时机，进行革命宣传和发动工作。十月初八这一天，有四百多学生分成四个组来到了南齐邱，学校只留下贾怀堂老师和几名勤杂人员。大家正在进行宣传的时候，学校派人紧急通知，说国民党反动县政府乘汽车来校抓人，要搞宣传的同学们立即解散回家。贾怀堂等同志闻讯而“逃”，我们做宣传的学生也平安地撤了出来，反动政府扑了一个空。“秋收起义”的计划没有实现，学校的革命活动也从此转入了地下。

遭受沉冤

革命遭受了挫折，当地的政治形势更加混乱。那时的土匪司令比兔子还要多，十几个人二十几人的乌合之众，也称什么司令。你打过来，他攻过去，搞得民不聊生。对这种局势，我们这些经过革命教育和锻炼的学生实在忍不下去。经过串连，我们推出杨庆然、贾怀堂、朱衡山等同志为领导，按照毛主席“枪杆子里出政权”的教导，由秘密到公开开展武装斗争。朱衡山派给我的任务是串连、联络。

从1936年春天开始，在两三个月的时间里。我们就组织了一百多人的武装。有三、四十条枪，还有大刀梭镖。这在当时已经是很了不起了。在我们开展斗争的过程中，由周口朱蕴山带来的一股农民武装，也与我们发生了联系，同情和支持我们的斗争。朱蕴山这个人是从周口派到滑县的，打富济贫，不同于土匪武装。由党领导的这支队伍，加上友军朱蕴山的力量，打开了新的局面。正在我们逐步发展壮大时候，不料坏人从中挑拨，说我们是杂牌军等等。于是黄河支队派了两个连前来围剿。当时，如果我们进行还击，势必引起自相残杀，后果难以想象。杨庆然、贾怀堂、朱衡山同志，看到这种误会的场合，很是难过，他们以革命利益为重，命令队伍不准开枪。结果杨庆然、贾怀堂、朱衡山同志被捕。这时，群众纷纷前往保释，除贾怀堂同志被放了出来，杨庆然和其爱人，还有朱衡山同志遇难，并被打成了反革命。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通过落实党的政策，这桩沉遭数十年的冤案才得以昭雪。1980年，在桑村公社杨庄为杨庆然等同志平了反，恢复了名誉。我因接到开会通知太晚，没有前往参加追

悼会。据说：赵紫阳、李广禄、贾英等同志亲往参加。

在我的经历中，虽然遭受了一些挫折，但并没有丧失信心，深深感到只有继续革命才是自己生存的唯一出路。一九三六年我在上村中心支部，开始在支部书记邢玉美同志（四〇年被日寇杀害）的领导下当交通员，经常来往于甘露寺。先是把情报送到甘露寺佛像前香炉里，用沙埋起来，然后再转到另一处，从墙缝里取出上级的指示。这样来来往往几个月，连一个人都不见，我觉得很别扭，在邢玉美同志面前嚷了起来。邢玉美同志说：“这好办，我给你写信，你交给和尚，饿了有他管饭，但不要说什么。”这下子我可知道了，原来寺里这位法名本性的和尚，是我们的一位地下党员。甘露寺是一所大寺院，有几百亩地，每年收很多粮食，本性以此接济部队。

后来，我又当了游击小队长，有六、七个人，经常神出鬼没进行锄奸和发展武装力量等活动。在党的领导下，我们那个地区的形势越来越好了，队伍扩大了，枪枝也多了。1937年以江鸿楚、张海月同志为首成立了独立大队，

而后由吴大明任大队长，王伟民任政委。随着队伍的壮大，1938年10月以张勇、李义三同志为首成立了豫北大队，在冀鲁豫边界地区建立了革命游击根据地。为了适应当时形势的发展，1939年，冀鲁豫军区根据上级指示将豫北地区各大队，改编为团，建立了旅一级的武装。我记得一、二、三大队改编为旅：于克勤同志率领的老七团和吴大明、王伟民领导的独立大队改编为八团；李天德、刘元奎、鲍鸿格、张勇等同志领导的豫北大队改编为九团；共编为三个旅。由当时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勇、杨得志同志任旅长。整编后的革命武装，威声大振，碾转冀鲁豫地区，同日寇和伪顽进行了无数次战斗，为中华民族反抗日本侵略和解放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。

平顶山干休所

曹英1981年6月

坚持七年地下斗争的女英雄

——李秀真

李如杰 魏孟宪 江献成

李秀真同志，一九〇〇年出生在滑县小铺乡界河路村的一个贫农家庭里，父亲叫李天忠。在旧社会，穷人种田，富人吃粮，哪里有穷人过的日子？“春种一粒粟，秋收万颗籽，四海无闲田，农夫犹饿死。”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”。这就是旧社会穷人生活的真实写照。

，旧社会，李秀真同志家贫如洗，生活十分窘迫。即使是夏秋两节，也全靠吃糠咽菜过日子，更不消说冬春两季了。她父亲李天忠是个皮匠，有时全家揭不开锅，就把碎皮头煮来充饥，更没有钱供孩子上学念书。

李秀真同志长大成人后，和滑县城南董固城村木匠王立存结了婚，生下一个男孩子叫王太。结婚十年后，家里生活仍十分贫苦，为生计所迫，不得不忍痛割爱，别夫离子，去焦作

给人家当佣人。其间，她整天早起晚睡，侍候那些官府少爷，小姐，阔姨太，稍有不周，就得挨打受气，八年间，她尝够了人间的苦辣酸甜。

一九三六年夏，李秀真同志结束了近八年的佣人生活，回到了滑县老家。没过几天，从外地来了一位会扎针的先生。这人有四十来岁，人们都喊他“老饼”。他知识渊博，能说会道，满肚子革命理论。有一次，他对李秀真同志的丈夫王立存说：“老王大哥啊，你听说了么，湖南有咱穷人的队伍了！有个姓毛的，还有个姓朱的，他们的本事可大了！听说，他们把穷人组织起来，成立了工农红军，打土豪，分田地，穷人翻身当家做了主人。以后咱这里的穷人也得组织起来，拿起枪，打恶霸，闹翻身。搞革命！……”李秀真一听，心里有说不出来的高兴。秀真心直口快，听了之后马上接过去说：“我在焦作也听说过这事儿。”她沉吟了一会儿又说：“老毛领导的工农红军要能到咱这里该多好！”老饼随趁热打铁说：“老毛和老朱等领导的工农红军，经过爬雪山，过草地，二万五千里长征，现在已到达延

安了。咱也该把穷人组织起来闹革命，老毛领导的工农红军早晚会来的。”

从那天起，“老饼”常和李秀真同志拉家常。李秀真同志从“老饼”那里听到不少新鲜事儿，什么毛主席领导工农红军闹革命啦，毛主席在广州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啦，港澳大罢工啦，湖南农民运动啦，江西瑞金成立苏维埃政府啦，南昌起义啦，工农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啦……。秀真可真长见识了。老饼同志觉得这女人很不寻常，既有骨气，又很有革命的决心。

过了一段时间，老饼同志又来到李秀真家里。这一次，他态度异常严肃，语气也很坚决，他开门见山地对李秀真同志说：“你参加不参加？”

“参加什么？”李秀真不解地问。

老饼直接了当地说：“参加共产党！”

“参加！”李秀真的话掷地有声。

老饼语重心长地叮咛说：“不过，有一条需要牢记……”

“你只管说！”

老饼郑重地说：“入党后，要绝对保守机

密，就是亲爹亲娘也不许告诉他们知道。如果泄露了机密，是要掉头的！”

李秀真点了点头，坚定地说：“保证办得到！”

这一夜，她激动得一宵未合眼。她原认为，参加中国共产党都得是些有文化、有威望、有本事的人，不想庄稼老粗也能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她越想越高兴。她，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，如今也加入中国共产党了，这真是一生中最大的光荣啊！

入党后，李秀真同志根据党组织的安排，做地下联络工作。她工作做得很出色，党组织交给她的任务，每次都完成得特别好，多次得到党组织的赞扬和表彰。

一九四〇年春，伪顽杂孙殿英部队盘踞在滑县城南的董固城，对我地下党组织的活动极为不利。李秀真同志在复杂的形势下，为了开展地下工作，便在村里垒了一口炸油条锅，表面上是做生意，实际上是以炸油条做掩护，暗地里与打入敌人内部的共产党员搞联系。就这样，她经常冒着生命危险，把偷买来的子弹藏在腰里，假装到地里挖野菜，卖油

条，卖针线，将子弹送给游击队。

有一次，她接受了党组织交给的一个重要任务，给咱们的部队送情报。她挎着油条篮子走到老牛店西地的时候，突然发现迎面来了一小股敌人，信，就藏在鞋里，转移已经来不及了，要被敌人搜出来怎么办？自己吃苦头，掉脑袋事小，可要给党的事业带来多大的损失啊？她心里真着急啊！低头看到自己篮子里的油条，顿时计上心来。她假装着弯腰捆腿，趁机将信取出来，就着油条一起塞进口里，一口吞进了肚子里。敌人搜查甚严，要不是把情报吞进肚子里，就非落到敌人手中不可。

一九四一年夏末，敌人从滑县城里钻出来，妄图偷袭合围我军，形势异常紧急，地下党组织为了不让我军受损失，决定指派李秀真同志当天把情报送到五十里外的我军驻地五合镇。李秀真同志赶到了五合镇，谁知，我军分区第三办事处已转移到了二十里外的大王庄。此时，李秀真同志已累得精疲力尽，可她想到重任在肩，那怕腿跑断，脚磨烂，也得坚决完成党组织交给的任务。于是，她不顾疲劳，又朝大王庄奔去。刚走数里，前面出现了一眼望

不到边的大水。这水到底有深，有多远？能否过得去？一连串问题摆在她面前。她想：转路吧，天将要黑了，淌水而过吧，地理又不熟。在这走投无路，一筹莫展的窘境下，忽然发现水边泥泞中有许多脚印，她马上卷起裤腿，把子弹放在篮里，把信件绾进髻发里，折了一根高粱杆拄着，走进了汪洋大水。水越淌越深，她的身子越淌越不自主，水下的泥越淌越滑，她的一双小脚越淌越不听使唤了。她曾七次被摔倒，仅五里远的水路，她足足走了四个多小时，当她到了大王庄时，已是后半夜了。年近半百的李秀真同志，跋涉了一天，该多么辛苦呀！她见到部队首长，“我终于把党组织交给的任务完……！”一句话没说完，差点昏过去。

一九四四年正月的一天，有份重要情报需要她马上送到慈周寨村。这天，大雪纷飞，北风呼啸，她深一脚，浅一脚，一路不知跌了多少跤，独自一人在茫茫的雪野里行走。到达目的地时，她的手脚几乎冻僵了。脸、耳朵都冻出了血。翌日，在返回途中，走到一个村头，她不幸掉进了一个被雪覆盖的大粪坑里，折腾

了好长时间，怎么也爬不出来。幸亏有一位老大爷正端着垃圾往坑里扔时，发现了她，才把她救出来。这时的她，已经冻得连话也说好不了。

一九四六年秋，伪新五军又开始进攻我沙区，革命处于非常时期，局部根据地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。为对付敌人的活动，狠狠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，我分区党委政治委员赵紫阳同志在丁村召开党员会议。决定：为保存实力，除部分同志与敌人公开斗争外，其余的统统转入地下活动。家属自由结合，寻找出路，见机行事，与敌人周旋、斗争。当时，经过组织研究，李秀真同志负责带领部分家属往南转移。到了八里营北的高墙营村南地时，偏偏遇上了当地伪顽杂王三祝的哨兵，李秀真同志不幸被捕了。

李秀真同志被捕的第二天晚上，敌人突然将她单独叫到一间小屋里，屋内有十几个带枪的匪兵，他们故意制造恐怖气氛，有的说：

“这次你可要铺黄铺地盖黄盖地了（“铺地”、“盖地”为方言，即“褥子”和“被子”）你跑不了啦！”有的说：“把她捆起

来！让她知道知道马王爷三只眼。”还有的说：“捆不捆吧，反正她一个小脚女人，老皂爷翻筋斗离不开灶爷板，她跑不了。”不一会，走来一个军官模样的人，他狞笑着，歪戴着帽子，斜楞着眼，恶狠狠地说：“老太太！你说说你村附近都谁是共产党员？”李秀真刚说一声“不知道”，便被敌人捣了一枪托。李秀真一个趔趄，差点栽倒在地上。匪军官又连问数次，回答的还是“不知道”三个字。

敌人是狡猾的，“不知道”三个字是迷糊不住敌人的眼睛的。所以，敌人一计不成，又生一计，软的不中，又来硬的，于是一个匪军官声嘶力竭大声吼道：“你这也不懂，那也不知道，你都知道啥？听说过啥？快说！”

李秀真同志看到敌人狰狞的面孔，暗自思忖，敌人越急，自己越要镇静。等敌人发罢火，她故意愚弄敌人说：“老总（方言，对敌人的高称），你说我这也不懂，那也不知道；现在我想起来了，你问那个啥园？是不是俺村的果木园呀？生瓜梨枣园有花有草，核桃园有大麻籽，牛舌头棵。”她看着敌人疑惑的眼色又说：“您问的是不是这园呀？”

“死老太婆！你胡扯到那去了。我是问你谁是共产党员！”敌军官又是一阵大怒。

李秀真不慌不忙地说：“我记得在焦作给孙敬亚当保姆时，他的少爷手里玩的那个皮球是圆的，你说是那个皮球圆的不是呀？如果不是，到底是个啥圆的东西呀？真愁死我了……”

“嘿……”匪军官不耐烦了，叹了口气，说：“别问了，算啦。这妇道人家真是个大傻瓜，蠢得不开窍，没见过这样的糊涂婆，井里的蛤蟆没见过大天大地。”

过了一会儿，匪军官突然变得温和起来，说：“老太太，不要害怕嘛，我们不会对你怎么样的，你仔细想想，你村谁是干部总该知道的吧？”

“老总，你说啥是‘干木’？那我知道。”李秀真同志故意装聋戏弄敌人，说：“俺老头是个木匠，他把买来的木板用锯末熏干，熏得黄橙橙的，做起家俱不走样，是那个‘干木’不是呀？”李秀真同志不等敌人开口，又接着说：“我也听人说过，可是我没去过，都说南天门上的过木是老干板呀！您见过的世面

多，可能亲眼见过，是那个‘干木不是呀？我也不懂，别和我这个傻老婆子一般见识。”

李秀真同志对敌人东一榔头西一斧的胡言乱语，弄得敌人上不着天，下不着地。敌人只好无可奈何地把李秀真同志放了。

还有一次，那是在一九四六年冬。我地下党组织有一份情报需要急速送到太行山区党委去。当时，我县已经沦陷，敌人封锁地特别严密，伪顽杂和土匪活动十分猖獗，原来被打跑的还乡团又回来了，县里成立了所谓保安队，乡镇成立联保处，村里设立了伪保长。到太行山去，一路需要经过六道封锁线。地下党组织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李秀真同志。李秀真扮做走乡串户的卖针线婆子，手挎卖针线的篮子出发了，一路巧妙地通过了敌人在滑县城、浚县城、京广铁路线、林县等处设立的封锁点，把情报安全地送给了区党委。区党委领导同志表彰和赞扬了李秀真同志，说她是她是我党的好党员、好干部。

李秀真同志在血雨腥风的日子，做了七年地下联络工作。她从一个农村普通妇女成长为一个坚强勇敢的革命战士，从一个受人欺压